

# 略论清朝礼亲王家族茔地的分布

张利芳

**内容提要** 清代礼亲王爵位始封于礼烈亲王代善，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共传承了十一代，袭爵者十三人，此外，还有两位追封的和硕礼亲王。礼亲王大宗茔地共有四处，分别位于今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村、石景山区金顶山、福寿岭及石景山区礼王坟村。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分析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礼亲王大宗茔地变换原因及茔地上诸墓葬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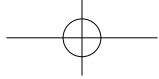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礼亲王 大宗茔地 墓葬 位置关系

清政权入关后，清代的宗室墓葬一般都采取家族式埋葬方式，他们逐渐接受了中原地区汉人传统的宗法观念，以始封祖立祖，其后代袭爵者依昭穆原则埋葬。清廷将宗室有封爵者的墓葬统称为“园寝”。依据史料记载，园寝由外到内应依次建有值班房、茶饭房(东西厢房)、墓碑及碑亭、宫门、享殿、琉璃花门(二道门、三座门)、宝顶、围墙等。但据笔者实地调查发现，琉璃花门(二道门、三座门)的建设并非常例，大多数园寝都会省去。凡有此建筑的其园寝主人或是功劳显赫、功勋卓著之人，或是与皇帝关系亲密的人。除上述建筑外，园寝外一般还建有月河、神桥。虽然规定了每个有封爵的人逝后都可以建设园寝，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中也有只建宝顶于其先祖园寝中的。无论哪种，其墓葬排位上一般都遵循着中国传统的宗法关系。但茔地及墓位的选择，还要受到地形地势、风水观念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常常会出现同一家族变换茔地的现象。

礼亲王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始封祖乃礼烈亲王代善(1583—1648)。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二子，生母为元妃佟佳氏，与皇长子褚英是同母兄弟。代善这一支是努尔哈赤诸子中比较显赫的一支，除了他自身所享有的荣誉外，在他的八个儿子中，有亲王爵者三人、郡王爵者二人、贝子爵者一人、辅国公爵者一人。在其子孙中，爵位世袭罔替者二人，即子岳托和孙勒克得浑。

礼亲王爵位共传十一代，封号曾改过两次，即代善之子满达海袭爵后，改封号“礼”为“巽”；第四代亲王杰书袭爵后，又改封号“巽”为“康”，之后直到第九代亲王永恩袭爵时，才改回原封号“礼”。

礼亲王一系共有四处家族茔地，第一处在今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村，第二处在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山，第三处在石景山区福寿岭，第四处在石景山区礼王坟村。本文仅就礼亲王一系的家族[参见附录]茔地及茔地上诸墓葬的位置关系略作探讨，望方家批评指正。



## 一 门头村礼亲王家族茔地

在今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村有礼亲王家族的第一块茔地，茔地上葬有前几位礼亲王成员，即始封祖礼烈亲王代善(1583—1648)、一袭巽简亲王满达海(1622—1652)、三袭康良亲王杰书(1645—1697)、四袭康悼亲王椿泰(1683—1709)。除此之外，代善幼子祜塞(1628—1646)和满达海长子常阿岱(1643—1665，二袭，后被剥夺王爵)也葬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满达海薨后获罪，削溢仆碑，其子常阿岱起初承袭的亲王爵位亦被夺回，这样常阿岱就不再是礼亲王大宗系列的成员。

门头村在今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脚下，因地为西山门径，故名<sup>1</sup>。门头村的这片礼亲王家族茔地占地200余亩<sup>2</sup>。

关于代善及其以上几个子孙的墓葬位置及墓地建设情况，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张宝章先生和严宽先生在《京西名墓》中所述，门头村礼亲王茔地坐西朝东，南边有一座高大的山门，两扇对掩，每扇红漆大门饰有62颗金色乳钉。山门内，有享殿和南北朝房，享殿西有月河、神桥，桥为汉白玉制。桥西便是墓区。墓区里有南北横排方方正正砌起的五块青石台基，基座上是一座碑亭，碑亭四面开有券门，黄色琉璃瓦覆顶，亭内各立巨型墓碑一通<sup>3</sup>。碑亭后是汉白玉砌成的月台，月台上是五座宝顶，正对五座碑亭。位于正中的那一座宝顶是和硕礼烈亲王代善的坟墓，其北侧是礼亲王满达海的坟墓，南侧是惠顺亲王祜塞的坟墓，祜塞宝顶南侧是康良亲王杰书的坟墓，满达海宝顶北侧是康悼亲王椿泰的坟墓。宝城之间有隔开的围墙。墓地四周边界有高大的黄瓦红围墙。第二种说法是民间学者冯其利先生的调查报告。他在《清代王爷坟》一书中记述，代善坟地坐西朝东，建有宫门、红墙、碑楼、享殿、月台和宝顶。满达海建“园寝”在代善坟地之北。祜塞建“园寝”在代善坟地之南。常阿岱建坟地于满达海园寝之北。杰书坟地在祜塞园寝之南。椿泰园寝位于门头村礼王坟最南边。门头村礼王坟有“南四所”、“北二所”的说法。“北二所”为巽亲王府墓地，“南四所”是康亲王府(即礼亲王府)墓地。照应坟地户也相应分成两部分人。代善地宫为石券，祜塞和康悼亲王椿泰的地宫均为棚板石结构，杰书地宫为柏木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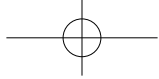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由上可见，严宽和冯其利先生所记述的茔地建设布局及墓葬数量、位置关系都有所不同。到底礼亲王家族茔地建设布局如何，代善及其子孙几人的墓葬位置如何，是不是每人均建有园寝？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礼亲王家族茔地旧址处有一享殿遗迹，该享殿遗迹在杰书墓碑正

1、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页5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2、 张宝章、严宽：《京西名墓》页27，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3、 按：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有代善墓碑和祜塞墓碑的碑文拓片，拓片编注云，代善墓碑立于康熙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碑阴刻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奠代善墓诗刻》，祜塞墓碑立于大清康熙元年季春朔旦，碑文为蒙、满、汉三文合璧。



〔图一〕享殿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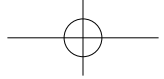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西，且在该享殿遗迹的正后方还有残存的三合土遗迹，即宝顶遗迹〔图一至图三〕。由清代园寝布局可知，这座享殿应该是杰书墓地的享殿。由此可以断定，此处茔地上的建筑布局并非像严宽先生所记述的“共用一个享殿”，因为茔地上如果共用一个享殿的话，享殿当位于这块茔地上始封祖（大祖）代善的墓碑之后，宝顶之前，而不是位于杰书的墓碑之后，宝顶之前。从现存的且处于同一直线上的杰书墓碑、享殿遗迹和宝顶遗迹可以断定，杰书卒后单独建立了园寝。既然杰书单独建有园

寝，那么作为礼亲王始封祖的代善，更有资格而且也一定单独建有园寝。根据清代园寝制度，代善的承袭者满达海卒后也可单独建立园寝。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该处茔地上的每位礼亲王袭爵者，都当根据相应级别，分别建有园寝，包括碑亭、朝房、享殿、宝顶等。此外，从严宽所言来看，祜塞墓地上也建有碑亭。按制，郡王及以上方可建设碑亭，祜塞卒时为镇国公品级，他是没有资格建设碑亭的。祜塞后来虽被追封为郡王，紧接着又被追赠为亲王，但被追封者墓地是否按照相应品级补建碑楼，却无定制。另园寝建筑一般为绿琉璃瓦，黄色象征皇权，为帝后陵寝专用。虽有特列，如奕譞园寝的碑亭。但这是因为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即使如此，为表示区别，其碑亭顶部歇山两山的铃铛排山处的最后一块勾头使用了绿琉璃瓦。严氏说这五座碑亭均以黄色琉璃瓦覆顶，围墙顶部也以黄色琉璃瓦覆盖。笔者推测，围墙（代善园寝围墙亦或整个茔地的大墙）和代善园寝碑亭、享殿可能使用了黄色琉璃瓦，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代善卒于顺治初年，这时清政权刚入中原不久，园寝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不像后来那么严格；二是因为代善功勋卓著，皇恩著赏。至于其余人等的碑亭是否也使用了黄色琉璃瓦，很值得商榷。

严宽先生说，门头村礼亲王茔地上葬有代善、满达海、祜塞、杰书、椿泰等五人，没有提到常阿岱。笔者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看到该书所收藏的常阿岱墓碑碑文拓片，拓片编注云，常阿岱墓碑在门头村。据此，常阿岱也当葬在门头村礼亲王家茔地上。可见，关于门头村礼亲王家茔地内所葬人员的数量，冯其利先生所云为是。那么，这几人的墓葬排位如何？

门头村的这片礼亲王家茔地上第一个葬入的不是礼亲王大祖代善，而是先逝的代善幼子祜塞。祜塞卒时为镇国公，根据清代园寝制度，祜塞卒后当按镇国公品级建设园寝。根据冯其利先生调查，祜塞园寝在代善园寝的南侧<sup>〔1〕</sup>。祜塞之后，代善及其后裔袭爵者陆续葬入。根据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代善为礼亲王这支之始封祖，其后代袭爵者当以代善立宗，代善园寝当为门头村礼亲王家茔地上的主园寝，即在大祖位上。祜塞生前未承袭礼亲王大宗的王爵，其园寝按制不当在昭穆

〔1〕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页37，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之内。代善卒后，子满达海一袭礼亲王爵，改号巽亲王。满达海卒后葬于大祖代善墓葬的一昭之位，即北侧。依制应按亲王例建设园寝。满达海卒后当年，其子常阿岱袭爵。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顺治帝追论满达海，“与睿亲王素无嫌”<sup>1</sup>，“于奏削多尔袞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尚书)谭泰骄纵，未论劾，削溢仆碑”<sup>2</sup>，常阿岱亦受牵连，袭封的亲王爵位被夺回，诏“以杰书袭其祖代善和硕亲王爵，仍号康王”<sup>3</sup>。常阿岱被夺去袭封的亲王爵位后，顺治帝留情仍让他做贝勒。常阿岱既然被剥夺了袭封的亲王爵位，他就不再是礼亲王序列的成员，卒后就不能葬在茔地的昭穆序列，但仍可葬在其父墓地附近。因为满达海墓葬南侧是大祖代善墓葬，故常阿岱建坟于“满达海园寝之北”<sup>4</sup>。根据清代园寝制度，常阿岱卒后当按贝勒品级建设园寝。常阿岱同其父的墓地一起形成一片民间所谓的“巽亲王府墓地”。

常阿岱被夺爵后，顺治帝诏“以杰书袭其祖代善和硕亲王爵”。从顺治帝的诏谕可以看出，杰书的亲王爵位是直接袭自礼亲王始封祖代善。根据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杰书卒后当葬礼亲王代善园寝的一昭之位，但这时代善墓葬的一昭位上，即北侧，已经葬入先于杰书去世的满达海、常阿岱，已经没有再建园寝的空间，故杰书只好建园寝于代善之南的穆位上。如前所述，代善园寝南侧附近已有祜塞园寝，故杰书的园寝只好建到祜塞园寝南侧。杰书卒后，亲王爵位由子椿泰承袭，同样道理，这个时候茔地上能建园寝的空间就只剩下杰书南侧，也即靠近整个礼亲王家茔地最南边的空间了。

通过上述分析，门头村礼亲王家茔地上几人墓葬的排位当如冯其利先生所调查的那样。这样的墓葬排位也正好印证了民间口耳相传的所谓门头村的礼亲王坟有“南四所”、“北二所”，“北二所”是原巽亲王府的墓地，“南四所”是康亲王府，也即礼亲王府的墓地。

【图二】杰书墓碑



【图三】杰书墓碑 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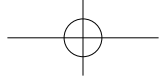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1) 《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三。

2) 《清史稿》卷二一六《列传三·诸王六》。

3)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一。

4) 前揭《清代王爷坟》，页37。



## 二 金顶山礼亲王家族茔地

在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山地方有礼亲王家族的第二处茔地，金顶山东麓葬有康修亲王崇安(1705—1733)，西麓葬有礼恭亲王永恩(1727—1805)和革爵的礼亲王昭梿(1776—1829)<sup>①</sup>。两块茔地之间以山相分隔，以示王号的不同。2008年笔者前往调查时，整片茔地旧址上全是民居，已无早年墓地的任何遗迹。

礼亲王四袭继承人康悼亲王椿泰薨逝后，其子崇安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袭和硕康亲王。根据宗法制度，崇安卒后可葬在门头村家族茔地里，但这时茔地中已没有再建园寝的空间，故另选茔地于金顶山一带。

金顶山在明时为“狼山(琅山)”，崇安卒后葬狼山(琅山)东麓，竖井悬葬，谓之“金井御葬”，为求祥瑞，改狼山(琅山)为金井山，后改为金顶山<sup>②</sup>。清代时，金顶山系永定河故道残留的孤立石岛，最高处海拔一百四十点五米……山北有永定河引水渠。今金顶山东南临苹果园，西南至金顶街，西临西福村，北有琅山村<sup>③</sup>。

康修亲王崇安园寝旧址在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山村。根据冯其利先生早年的调查，崇安谥号修，故礼亲王府中称其墓为“修太王坟”，还因“王爷坟”位于金顶山东侧，也称“东王坟”。根据清代园寝制度推测，崇安园寝当年应建有碑楼、班房、宫门、朝房、享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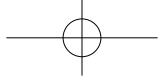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康修亲王崇安卒后，其子永恩当承袭王爵，但因这时永恩年龄尚幼，仅四岁，崇安又无兄弟，故雍正帝便选中近支巴尔图，由他来承袭康亲王爵。巴尔图乃康良亲王杰书的第四子、康悼亲王椿泰的哥哥、崇安的伯父，且又属这支大宗始封祖礼亲王代善后裔，故其袭爵不继嗣。如果巴尔图薨逝后与崇安葬在一处，根据宗法制度，崇安首葬金顶山茔地，这块茔地上当以崇安为一代祖先，巴尔图承袭崇安王爵，当葬于其前代康亲王崇安园寝的昭位，但这样一来似乎又不符合世俗常理，给人以巴尔图乃康修亲王崇安之后的感觉。因此另选茔地，巴尔图葬于今北京市石景山区福寿岭。

巴尔图卒后，礼亲王大宗的亲王爵位才回到崇安之子永恩头上。永恩的亲王爵位袭自巴尔图，但永恩不是巴尔图的后代，为了体现家族孝悌，永恩卒后葬回金顶山一带。永恩和其父崇安的墓地以山相隔，一个在东麓，一个在西麓，推测这是因为王号改易的缘故。永恩初袭康亲王，然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乾隆帝以和硕礼烈亲王貌著壮猷，克昭骏烈，其原封爵号，应永绍佳名，勿令改易。特旨令现袭之康亲王仍复原号为礼亲王。故东麓乃康亲王茔地，西麓乃礼亲王茔地。

① 前揭《清代王爷坟》，页40—41。

② 官庆培：《石景山有琅山村而无琅山》，《首钢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4424期。

③ 同上。



永恩卒后“葬于金顶山西麓，俗称‘西王坟’，王府中称为‘恭太王坟’”<sup>41</sup>。永恩园寝旧址现属北京市石景山区西福村。西福村是西福地村的简称。西福村盖因永恩墓地而得名，因为在古代，坟地通常也被称为福地。永恩园寝“地面建筑有石桥、牌楼、宫门、朝房等。据照应坟地户杜家后人杜大锁先生(1903年-)说，没见过享殿，“西王坟”没有阳宅，前来祭扫的人一般住在模石口承恩寺”<sup>42</sup>。杜大锁先生说没见过享殿，推测可能是因为永恩园寝享殿被破坏的较早。

礼恭亲王永恩卒后，其长子昭梈于嘉庆十年(1805)六月袭礼亲王爵。后昭梈因犯事被剥夺爵位，不再是礼亲王大宗序列中的成员，卒后也不可能再有人为他修建园寝。但昭梈并未被逐出宗室，故仍可陪葬在其父永恩园寝附近。

〔图四〕巴尔图园寝翻建后的阳宅



### 三 福寿岭礼亲王茔地

如前文所述，康修亲王崇安卒后，这支的亲王爵位意外飞落到巴尔图头上，巴尔图卒后葬于今北京市石景山区福寿岭。

据笔者调查，巴尔图园寝现已无任何遗迹保存，但位于园寝以西的阳宅尚在，被翻建过，位于北纬39°56.423′，东经116°09.748′。此翻建过的阳宅可作为园寝大致位置之参照。阳宅应在茔地之西，且不会距离茔地太远。阳宅为四合院式建筑，大门为琉璃垂花门，门槛两侧有抱鼓，似为阳宅之原物，门内有两个被移了位置的石鼓，推测为柱础或放置石狮等什物之用〔图四〕。

### 四 礼王坟村礼亲王家族茔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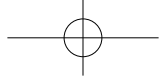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礼王坟村是礼亲王这支的最后一块茔地。这块茔地上葬有昭梈之后袭爵的几代礼亲王，即礼安亲王麟趾(1756—1821)、礼慎亲王全龄(1817—1850)、礼恪亲王世铎(1843—1913)、礼敦亲王诚厚(1864—1917)，此外，还有追封和硕礼亲王永愆(1729—1790)。

礼安亲王麟趾卒后葬于今北京市石景山区礼王坟村，其父永愆追封和硕礼亲王先前也葬于此，位于麟趾附近，今礼王坟村即因此而得名<sup>43</sup>。永愆被追封为和硕礼亲王后，他便由其先前的小宗身

〔1〕 前揭《清代王爷坟》，页41。

〔2〕 前揭《清代王爷坟》，页41。

〔3〕 参考《北京百科全书·石景山卷》页180，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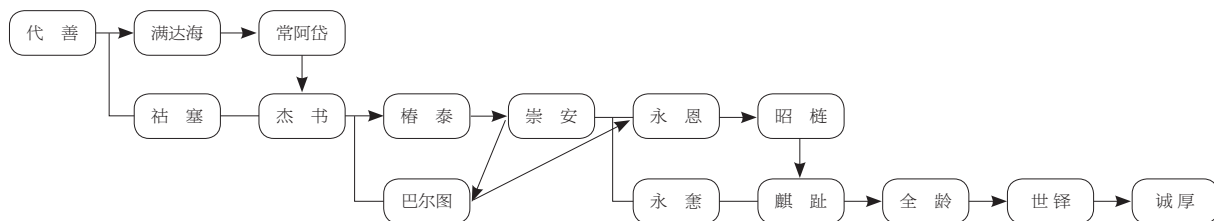
份转变为礼亲王大宗身份，他的茔地也便由原来的小宗将军品级升格为大宗亲王品级的茔地。同样因为永憲被追封为和硕礼亲王，这样从理论上可以认为礼安亲王麟趾的王爵袭自其父。根据传统宗法关系，麟趾卒后可以其父永憲为一代祖先葬在一起。事实即是如此，麟趾卒后葬在了其父永憲墓地附近。根据昭穆原则推测，礼安亲王麟趾当葬于永憲墓葬的一昭位。

2008年笔者曾去礼王坟村进行调查，礼王坟村北为虎头山、白草坡，南为永定河引水渠，地理坐标为北纬39°56.260′，东经116°10.292′。茔地旧址处是一片居民房屋，墓地已无任何遗迹。笔者有幸访问到礼王坟看坟户后代罗景荣先生，据他早年所见，在此处礼亲王家茔地上曾有一道红色墙圈，墙圈内有四、五个坟头，1958年修建永定河引水渠时，坟头被破坏。笔者推测各坟头下所葬墓主人，除了麟趾、永憲外，还有最后几代礼亲王，即全龄、世铎和诚厚。但根据冯其利先生的调查，麟趾、全龄、世铎和诚厚卒后都葬在了福寿岭礼亲王家茔地的第三块茔地中。昭榑被夺爵后，麟趾以昭榑从弟身份承袭礼亲王爵位。按制，麟趾卒后可葬于金顶山，也可另选葬处。从前文来看，麟趾并未葬入金顶山礼亲王大茔的第二块茔地中。他也不可能葬入福寿岭礼亲王大茔的第三块茔地中，这是因为麟趾与礼亲王家茔地第三块茔地上的大祖巴尔图不仅在血缘关系上比较远，而且他们之间在爵位上也不存在直接承袭关系，故麟趾卒后以他支身份另选葬地于今礼王坟村。麟趾选葬礼王坟村的原因前文已有述及。全龄是前代礼亲王麟趾的孙子，后裔承继，卒后随祖父麟趾葬在一起，根据昭穆原则推测，当葬在以追封和硕礼亲王永憲为大祖的一穆位。世铎是全龄的第三子，承袭全龄爵位，卒后当葬于永憲墓地的二昭位；诚厚是世铎长子，承袭世铎爵位，卒后当葬于以永憲为大祖的二穆位。

综上所述，冯其利先生关于麟趾、全龄、世铎和诚厚皆葬福寿岭的调查结论值得商榷。位于礼王坟村和福寿岭的两块礼亲王家茔地早就被毁坏无存，冯其利的调查结论也是听由民间传说而来，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两块礼亲王家茔地相比邻，几乎连成一片，故人们笼统地把两块茔地说成是一块茔地了。

### 附录 礼亲王爵位承袭图

（按，箭头方向为爵位承袭顺序；横排前后两人为父子关系，除麟趾与全龄为祖孙关系外；纵列两人之间为平辈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